



那年，在怒江奔城知子罗，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。  
知子罗曾是怒江州府所在地，因有地质隐患被弃，却成了一些资深驴友的打卡地。我虽不算驴友，却因对“奔城”两个字感兴趣，随朋友们来到了此地。我当时正被一份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工作搞得进退两难，稀里糊涂地来“奔城”二字共了情，便使神差地坐了几天车来到这里。  
旅游这事儿，大抵如梦想，只有在实现之前才是最美的。真到了现场，便会感到无聊和失落——这座弃城，并没有传说中那般神秘美好。那些被遗弃的机关、学校、礼堂和标语牌，甚至还不如我早年工作过的“二线”老企业改造的小电厂里的苏式红砖房和参天老梧桐树更有年代感。  
这里顶多算是一个破败的小村庄。  
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，眼前的风景，顿时如圆的物体遇到方的框框，哪哪儿都不对了。以至于当我走进当地唯一一家小吃店，瘦小的老板娘端上一碗包谷稀饭和等了半天才烤好的石板粑粑时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了。这家店也太不像饭店了，那几只小鸡崽居然在猫的怀里呼呼大睡，让我感觉像是闯入了农家舍，吸进的每一口空气里似乎都有难闻的气味。  
这时，从外间闪过一道金光。对，是金光。阴暗的屋子，顿时亮了不少，我脑中忽然蹦出几个字：蓬蓬生辉！  
逆光中我看清了来者的轮廓，是个胖子，身上穿了件反光效果极好的黄缎面上衣，粗嗓门大声地吆喝店家烤两盘粑粑，煮一坨腊肉，然后伸出大手，捻起我桌上的粑粑，一口塞进嘴里，边嚼边通知我：“这是你的吧？”等一下我的烤出来还你！”  
我虽然心中不悦，但看他确实饿急了的样子，索性把盘子一推，全给了他。  
因这盘粑粑的互动，我们聊了起来。他姓王，是个摄影师，常年在这一带跑活儿，他拍的“溜索过江”等民俗照片，还获过奖。他一转身，从屁股后面的大背包里扯出一本影集，第一张就是一个胖胖的女人抱着一头小猪从溜索上飞滑的场景，周遭的景物匆匆而虚幻，而主体的人物却鲜活生动，笑得很开心。他说之所以自己拍的照片与别人的不一样，就是因为常年穿着这件黄袍子，反射出来的光把被拍者的脸映照得温暖闪亮。  
那时美颜技术还没有现在普及，我感觉这真是一绝啊。  
看我对照片感兴趣，他顿时像个厨师傅遇到了

嘴甜的小馋猫，一高兴，便如数家珍，把每一张照片的来历、拍摄技巧，以及当时发生的趣事一一向我道来：“那片雪山上的星空多美啊！拍这张照片时我在零下十几度的山上等了十多个小时，下山之后在医院躺了七天；你看那一张，荷塘中的月亮，远处的亭台和树与水中的荷花与月影配合得多好啊！为了等这张片子，我的双腿、后背和屁股上被蚊子咬了100多个包……”  
他大口吃着腊肉，从小山一样的背包里，掏出一个巨大的扁酒壶，自顾自地灌了一口，然后递给我。我接过来，抿了一口。我本是不喝酒

## 金光闪闪的老王



曾颖  
得有道理。特别是地质队撤离时，那位技术员抚着他的肩说的那句话：“你要有自己的梦想，尽管它可能让你受伤，但它可以让你飞翔！”  
“当时的夕阳就跟今天一样！”老王竟有些兴奋地喊了起来。他的黄色缎面衣服，燃成一团熊熊的火焰。  
“从那天起，我心里想着的，就不再是养许多羊，把整个山谷都填满，然后烤来吃、炖来吃、炒来吃，天天吃、顿顿吃。而是像他说的那样，走遍天下，看不一样的日出和日落。”  
“后来，你就当了摄影师？”  
“不不不，我最终还是接了父亲的班，当了邮递员，几十年都没走出过方圆几十里地。你不知道，最初那段时间，我特别郁闷，就感觉像是背着磨盘的驴，走过的所有路都压在自己身上。理想那个被负心汉伤了心的姑娘，总在远处冷眼旁观，责怪我没出息。  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自己走过的邮路上长出一串小芽，那是我破掉的包裹里漏下来的瓜子，在阳光和雨露的滋养下，生根发芽了。你想想，它们脚下的路，可比我的窄多了，却一点儿都不纠结和沮丧。我为那些因我而生出的小芽倍感欣喜。每一路路上的风景，因为它们而变得不一样，从芽到苗，从苗到花……我感觉它们在一路奔跑，而追在它们身后的我也还可以做很多事——我可以为山间迷路的小羊带路，可以帮山里喜欢画画的小孩带纸笔，可以为支教的老师带去她想念的家乡调料，可以为从没照过相的山里人拍全家福……  
照相其实是我并不擅长的，直到前几年退休才开始专门去做。我也曾出去拍过大海、沙漠、湖泊、森林，但最终，我还是回到这里，还是觉得这里更熟悉，也更让我舒服。这里能让我心安，心安的地方，才是归处。我脚下的地方，就是我世界的中心，别处的世界，就像偶尔飞过天空的小鸟，最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就像这座弃城里曾经川流不息的人群和他们的梦想一样。”  
老王撑着腰，对我，更像是夕阳说。  
这段话，直接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几天后，我返回成都，辞掉了那个令我迷茫的工作，眼前闪过的，就是老王在夕阳下金光闪闪的背影。  
那天下午，他给我看了几张照片，确如他所言，在金黄缎面的反射之中，每张照片上的我，都熠熠生辉。  
我也因此决定向他学习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先把自己点亮，进而点亮世界的人，哪怕那个世界，只有方圆三尺。

好不容易挤到柜台跟前，说想给孩子买衣服，问有没有合适的。营业员阿姨从柜台拿出一件儿童款米色纯毛毛衣，在我身上比了一下，大小合适。那时候，毛衣质量非常好，穿很久也不会坏。妈妈问我：“喜欢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妈妈便从钱包里拿出钱，数准了数，递给营业员。  
那时在柜台上边，有一道溜索，溜索上来了一些小夹子，收的钱款夹在小夹子上，营业员顺势一甩，钱就送到会计那里。会计结算完毕，再把找好的零钱和收据一起用小夹子夹好，再通过溜索送回顾客手里。  
劝业场作为天津的地标，在天津乃至全国家喻户晓，外地人也慕名前来购物。20世纪80年代，劝业场、百货大楼和中原公司并称为天津商业界的“三驾马车”，其影响力和商业地位在业界可见一斑。当时，这三家大商场商品种类齐全，深受百姓喜爱。  
日子一天一天过，鱼摊变成了小鱼店，小鱼店又变成了小超市。周建国六十岁那年，终于决定退休，苏惠以为可以跟他好好过几天清静日子了。没想到那天去公园散步，周建国突然一个站不稳，整个人歪了下去。苏惠扶住他去医院检查，大夫说是脑梗，好在不算太严重，住了半个月就出院了，但周建国的腿脚明显不如以前利索，说话偶尔也会含糊。苏惠不让他干任何活，连碗都不让他洗。  
那天早上，苏惠叫周建国起床，叫了好几声都没反应。她以为是周建国睡着了，走了过去推了推他，发现他睁着眼睛，但是说不出话来，半边身子也动不了了。苏惠颤抖着拨通了120……  
周建国再次住进了医院，这次比上次严重得多，大面积脑梗，半身不遂，语言功能也受了影响。苏惠24小时陪在病床，女儿从广州飞回来，哭着说要帮爸爸接过去治。苏惠摇头：“你爸这个样子，经不起折腾了。”  
周建国躺在病床上，瘦得脱了相。苏惠每天给他擦身子、喂饭、换尿布，隔壁床的病人家属说：“阿姨，你请个护工吧，这样身体吃不消的。”苏惠摇摇头，继续给周建国按摩那只不能动的手。  
那天，医生把苏惠叫到办公室，说了很多专业术语，苏惠只听懂了一句：“家属要有心理准备。”她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腿是软的，扶着墙走到病房门口，站了很久，才推门进去。  
周建国看着她，眼神很平静，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，像是早就有预感了。苏惠走过去，握住他

妈妈，是孩子会说的第一个词；妈妈，是孩子遇到困难和危险时，首先想到的人；妈妈，是孩子最信赖的朋友。在人类的诸多情感中，最伟大的是母爱，最无私的是母爱，最真挚的还是母爱。母爱可以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甚至超越生死。  
我遇到过许多母亲，她们与孩子站在一起，勇敢地面对疾病的威胁，令人感动。有一对母子，我永远记得他们。那是三十年前的一天，中午吃饭时间，一对农村夫妇抱着一个男孩，走到心内科病房中心站。那个男孩圆圆的小脸，颈后也是胖嘟嘟的，挺着小肚子，紧紧挨着妈妈的脖子。当时我正在门诊值班，一眼便看出，孩子是长期应用激素造成的库欣综合征。母亲将男孩抱到病床上，一步一回头的走出病房，男孩坐在床上就开始哇哇大哭：“妈——妈——”  
后来我了解到，男孩在出生时，就已确诊所患疾病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失去了手术机会。此次是因先心病、肺炎、心衰入院的，而我恰好与患儿同一天来到心内科。从此，这间病房便多了个不知疲倦的“小歌手”，每天从清晨一睁眼，一直“唱”到入睡，睡梦中有时也会唱出声，歌词只有一个字：“妈——”  
因为病情危重，男孩被放在隔离监护室，家属不能进入。母亲因想念儿子，趁护士不注意时，一次次地溜进病房，被护士发现后又不好意思地退出去，然后再找机会溜进来，循环往复。事实上，因已失去手术机会，绝大多数家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放弃了。这位母亲，却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，将这个注定没有希望的孩子，抚养到了四个岁，眼看着他一天天长大、长高，学会了说话、唱歌，懂得讨大人的欢心，那么将来到了不得不分离的那天，她会怎样呢？真叫人不敢想象。  
经过一段时间治疗，男孩的病情得到初步控制，然而又因特殊情况，孩子感染了病毒，再不能坐在床上，只能躺在病床上叫“妈妈”，直到后来病情逐渐恶化，不得不边舔着嘴唇，边急促地发出呼唤。  
孩子的父母听完医生交代病情，反应截然不同。父亲是朴实的农民，完全理解并接受了命运安排。他早就知道这个儿子是保不住的，幸好家里还有个健康的大儿子。母亲却表示要同命运抗争，绝不放弃任何可能抓住的希望。  
“不论花多少钱，我都要救我儿子！”我一边写着病程记录，一边听到她坚定的话语。  
该用的药都用了，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，男孩的病情变得十分危重，医护人员破例让母亲进入监护病房，陪伴儿子度过最后时刻。入夜，病人们都已入睡，她双手抱着孩子，盘腿坐在病床上，坐了整整一宿。  
天亮了，她依旧坐在床边，亲手举着输氧管让儿子吸氧，孩子竟真的又熬过了两天一夜。第三天傍晚，她实在困极了，趴在床头睡着了。她的丈夫替她举着输氧管。后来，丈夫给老家打了电话，将亲人都叫了过来。夜里十一点半，全家人都到了。  
这时，男孩在昏昏沉沉中又叫了一声“妈妈”，正熟睡的母亲突然惊醒，一把搂住儿子。  
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孩子，父亲问道：“儿呀，你想不想回家？”  
孩子猛地睁开双眼，叫嚷着：“妈……回家……”  
母亲一惊，流着泪同意了出院。  
此刻，已是凌晨一点多了。鉴于情况特殊，家属留下押金条，便带着孩子出院了。我目送着他们抱着孩子、拿着氧气袋，匆忙离去的身影，不禁感慨万千，一直在惦念，不知那孩子能否活着回到家。  
次日中午，孩子的父亲带着现金，回到医院交费时，我才得知，在颠簸了两个半小时到家之后，孩子在母亲的臂弯里咽了气。  
从那一次起，我就知道，要发自内心地体谅患者和家属，理解他们所承受的生死煎熬。医疗手段有限，面对很多疾病，我们都束手无策，唯有对生命，充满敬畏。

## 逆旅行人 (外一篇)

刘薇

那是一个暮春的中午，急诊观察室向心内科转上来一个持续抽搐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年龄目测大约在学龄前，入院前8小时发病，表现为频繁抽搐，所以被当地医院按照颅内感染予以治疗，但效果不佳，已经昏迷。  
被送至儿童医院急诊，进入观察室后，突然又出现心律失常，这才被收到心内科。身为PICU(儿科重症监护室)的医生，我有些警惕，立即找孩子家长了解情况。随即，我回到心内科监护病房，提醒医护人员说：“建议下鼻饲，给患儿充分洗胃……”  
孩子虽然抽搐，但因无发热，即属于无热惊厥，有不明原因的低压低，无法解释的心律失常，加上他的年龄、家住农村、春季起病且非常突然……我高度怀疑是氟乙酰胺中毒。我和家属再次交代病情，孩子处于病危状态、基于目前状况，问他们是否愿意尝试使用解毒剂。所幸孩子的母亲对医生极为信任，立即签字同意。一针下去，孩子紊乱的心率陡然转为窦性心律。此时，外送毒物检测回报同步锁定病因——氟乙酰胺。  
在使用足量解毒剂之后，孩子的血压平稳了，脉搏也很有力，所有的生命体征都显示，治疗很有效，而唯一欠缺的，就是孩子仍处于深度昏迷之中。恰逢我值夜班，转完危重患者之后，我便坐到监护室里，伸出自己的右手，握住了孩子完全没有反应的小手，开始低声呼唤他的名字，耐心地告诉他，妈妈、爸爸就在外面等待……我确信，即使处于昏迷状态，孩子也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，甚至还有可能听懂我的话。  
突然，在我的呼唤声中，孩子紧闭着的眼皮下，眼珠似乎转了一下。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快步走到儿科重症病房的大门外。孩子的母亲和其他亲属都等在楼道里，我朝她轻轻招了招手，又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那女人立即起身，我看到有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。  
为了防止她被吓到，我赶忙低声安慰说：“别急，孩子挺好的。自打进了病房，他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不过刚才我叫他名字的时候，见他轻轻动了动眼珠……”我示意她跟我来到PICU监护室外。  
她一下子怔住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换上隔离衣，她迫不及待地站到孩子病床边，压低了声音呼唤着孩子的乳名。  
果然，孩子的眼皮随着呼唤声略微动了动，眼珠也跟着慢慢地转了转，她当即激动得泣不成声。几分钟后，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监护室，一到走廊便扑通一声，跪在了我的面前，我急忙一把将她拽了起来：“您别这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”  
孩子的母亲哽咽着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不停地流泪。自那一刻起，这个严重中毒的小宝贝，开始奇迹般地恢复。21天之后，孩子康复出院了。  
离别那天，孩子母亲来到办公室，有话对我讲。人一进办公室，她就立即把项链、金手镯、金戒指，全都摘了下来，一个劲儿地往我手里塞。  
我使劲儿摇着头，把这些沉甸甸的金饰品放回她手里，认真地说：“您的心情我理解，但孩子最终能闯过生死关，本身就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大的礼物了，您不知道我有多高兴。给孩子治病是我们医务人员的职责，等孩子康复出院后，您一定要按要求回来复诊，以便我们能对孩子的恢复情况有充分了解。”  
半年后，孩子来复诊，各项指标，包括脑电图都完全正常，人也长高了。这时家人才承认，那次中毒，是因为孩子在谷仓里，误食了半个喷了鼠药的苹果。  
很多时候，我们都需要这样完全信任医护人员的患者家属，彼此真诚相待，相互尊重，这也是对患者最大的帮助。

## 花如明霞照津城

侯平

天津迎来了春和景明的日子，北地的春花，是从无到有、次第绽放的，似明霞照亮了冬日过后的天地，比之四季常绿、花开不断的南国，更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震撼。  
率先露头的迎春，小小的鹅黄色五瓣花，在料峭的春风中悄悄绽放。随后连翘也开了，颜色比迎春略深些，秀丽端庄。这姊妹花像阳光洒下的碎金，一开一大片，又像无数金色的小喇叭奏响了春的序曲。  
桃花也开了，似是粉白的云霞笼罩在树上。以前觉得南方的桃花好看，记忆中的它们开在春雾细雨里，舒展、娇媚。后来看了北地更多种的桃花——桃花堤碧水映花娇，长虹公园花开灼灼……我便也恋上津城的桃花。  
学校滨海校区一教前的碧桃，因与我儿时上学路上偶遇过的桃花相似，令我倍感亲切。我曾带着学生做写作练习，写校园的花草树木。有不少同学都选择观察这棵桃树，从开花写到结果。只可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这株桃树被砍掉了，令人不免感慨枯荣有时，世事无常。  
我们学校本部在马场道，这里的玉兰和牡丹是一景。据说玉兰是校花，逸夫楼里有北京校友会捐赠的玉兰花雕塑，上书“百年穹顶生紫气，满院书香成玉兰”。玉兰初放如笔蘸彩墨，盛放时碗口大，幽香阵阵。看牡丹，得等到谷雨前后。学校里的牡丹硕大，缤纷，花瓣如缎子一般，不愧为国色天香。它们盛开在行政楼东，常引师生驻足。工作多年后我发现，校园中还有一处可观牡丹盛景之地。那是一年春天，我从北疆博物院向天津工商学院主楼旧址走去，半路一时兴起向左拐，竟意外撞见一园盛放的牡丹。如此深藏楼宇间的牡丹有些年头了，不想竟然开得如此气势磅礴、富丽堂皇。  
清明前后宜赏海棠，大理道的海棠久负盛名，这

## 劝业场碎影

夏减森  
我对天津市里最早的记忆来自劝业场，那时妈妈常带我去市里逛商场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我刚上小学。每逢夏秋换季，妈妈怕我冻着，便想着给我购置毛衣保暖。  
由于大港离市区较远，一大早吃过早饭，我们就上郊县班车往市区赶。那时交通还不很方便，一路上得坐好几趟车，先从小港坐到咸水沽，再从咸水沽倒车，还要再步行一小段路，才到劝业场。  
走进劝业场，针织毛衣专柜那里围满了人，营业员正在向顾客介绍新款毛衣，一上来就热情地问：“姐姐，要嘛颜色的？都是新款。”母亲

## 等着我

谢正义

那只能动的手，在他耳边说：“建国，我在这。”  
周建国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说不出来。他的嘴启动了，苏惠把耳朵凑过去，听见他含糊不清地发出了两个音节。她听出来了，他说的“惠啊”，就像以前每天叫她那样。  
那天晚上，苏惠没有合眼。她握着周建国的手，跟他说话，说他们刚认识时的事，说女儿小时候的事，说了很多很多。周建国一直睁着眼睛看着她，有时候笑一下，有时候动动手指。  
凌晨三点多，周建国的手突然紧了一下，然后慢慢松开了。苏惠低下头，凑到他耳边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等着我。”  
苏惠活了七十九岁，比周建国多活了十一年。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，每天早上去公园散步，晚上看电视。女儿要接她去广州，她不去，说：“你爸在这。”  
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照片，是周建国年轻时的样子，穿着发白的工作服，笑得很憨。每年周建国的忌日，苏惠都会去墓前坐一下午，带一壶茶，跟他聊天，就像他还在的时候那样，她说，我听。  
苏惠走的那天是春天，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好。周惠赶到那个时候，苏惠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嘴唇微微动着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像是在叫谁。周念把耳朵凑过去，只听见一个含混不清的音节，像是在说：“等着……”  
周念哭得浑身发抖，她知道，苏惠说的是“等着我”。周建国走了以后，苏惠念叨最多的就是这三个字。十一年了，苏惠一直把这三个字揣在心里。  
周念最后看了一眼窗外那棵玉兰树，想起以前她问过妈妈：“爸从来没跟你说过‘我爱你’吧？”  
苏惠正在择菜，头都没抬：“你爸这个人，不爱说那些虚的。”  
“那你怎么知道他爱不爱你？”  
苏惠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丫头，爱不是用嘴说的。”  
窗外的玉兰花瓣落了一地，像极了很多年前的那个春天，周建国第一次牵起苏惠的手。他没说“我爱你”，但她心里听见了。

那年春天，县上的纺织厂倒闭了。苏惠抱着纸箱走出厂门的时候，看见周建国正蹲在马路边抽烟，脚边也放着一个纸箱。  
他们谁也没说话，一前一后走了五里路，一直到苏惠家门口，周建国才开口：“惠，相信我。”  
苏惠转过身来，这个男人穿着发白的工作服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可眼睛亮得不像个刚失业的人。  
没有戒指，没有婚礼，没有新房，两人就这么成了夫妻。婚后，周建国把厂里补发的最后两个月工资全部拿出来，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鱼。苏惠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，跟他一起去批发市场进货，冬天的水冰冷刺骨，她的手上全是冻疮。周建国看见了不说话，每天晚上回家烧一壶热水，帮她泡脚。  
一年后，女儿出生，周建国从产房护士手里接过孩子，手都在抖。苏惠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看见他那个样子忍不住笑了。周建国把孩子放在她枕头旁边，俯下身，在她耳边说了三个字：“辛苦了。”  
苏惠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，不是因为疼，是因为她看见这个男人眼睛里全是红血丝。他在产房外面站了一整夜。  
女儿叫周念，念书争气，从小成绩就好，一路考上省城的大学，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。苏惠想女儿，隔三差五打电话，可周建国从来不打。但每次苏惠跟女儿通完话，他都会装作不经意地问一句：“丫头好好吃饭了没？”  
女儿的对象是大学同学，家在千里之外的广州。苏惠知道的那天晚上，一个人坐在屋里哭了很久。周建国走到她身边，什么也没说，搂着她的肩膀坐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拍了拍她说：“还有我。”  
苏惠靠在他肩膀上，闻到他身上永远散不去的鱼腥味。这个男人卖了二十多年的鱼，手上全是刀疤和老茧，背也驼了，头发也白了，但他靠过来的时候，苏惠觉得比什么都踏实。  
女儿出嫁那天，周建国穿了一身新衣服，是苏惠硬拽着他去商场买的。婚礼上，女儿使得妆都花了。苏惠也哭，她躲在洗手间里哭了很久出来的时候，周建国站在门口等她，手里攥着一团皱巴巴的纸巾。

## 小小小说大观

## 津沽采风

## 津沽采风

## 津沽采风